

1982, 12. 3 鞠来日述 (第五次)

路易·艾黎是我的好朋友, 1935年4月认识他。

路易·艾黎是纽西人, 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到底是那个战场的, 是智支还是西欧我不大清楚, 反正他是参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他就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当差, 在工厂做了一段工作, 后来升为工厂视察员。与他同住一屋的是一位名叫叫伯伦的工程师。

抗日战争时期进口商品相当困难, 买不到机器和其他制成品。路易·艾黎未处当时条件不允许办大工厂, 只能办小规模的合作社, 这样就能制造肥皂、纸张、肥皂等零星商品, 这些东西自然不必进口了。但组织工业合作社是要一筆钱的。路易·艾黎告诉我, 他在汉口碰到一个机会。艾黎知道当时财政下下长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在重庆很有权威, 孔祥熙听她的话。宋霭龄想办工厂, 搞一些事业, 供应大家进口的商品, 同时想发财。因为外国货进不来, 逼得日本人防监, 不容易进来, 自己搞工厂则可以赚钱。宋霭龄找不到人帮忙办工厂, 她请艾黎去顾问。艾黎在公共租界生活过, 工厂情况很熟悉。他脑子很快, 答应宋霭龄, 交换条件是要孔祥熙赞成工业合作运动, 要财政下拿钱作资本。孔祥熙在重庆化几十万(不到100万)

办了一个工业合作社。刘祥题找英国留学生
卢广民支持这事，卢是办事处总干事。后来因
为没有多少资本路易，艾蒂没有帮多少忙，也
没有办多少工厂。可是工业合作社在各地兴起
了。

路易·艾蒂和^斯诺二人在国外积极活动，
捐来不少款，该款都汇到重庆去了。刘祥题就
把捐款要卢广民发给熟悉的合作社，延安等解
放区却拿不到钱。所以斯诺、艾蒂等人就起了
个办馆，由重庆部出面办是和国际委员会。（1939年5月香港）
把捐款限数到香港，有一位姓陈的留学生任会
计师。我是秘书。另外中国银行行长是陈铁
如。在香港办了是和国际委员会不到二年光景。
差不多每月有二千美元汇到内地，卢广民的妻
弟在银行工作，通过这个关系，广东、福建、
江西、延安都能收到捐款，我拿到的捐款收条
中就有朱富春同志在延安~~数~~数条的收条。后
来由于内战关系，是和国际委员会解散了，剩
下的60万元由卢广民交给合作社。

名义上是合作社，实际上是商社机关，
完全官办化了，总社一把抓，各地合作社没有
合作性质，收购农产品、商品通通都得不行。
今年二月我到凤阳调查农民粮食生产很多，卖
不出去。二年以前俞~~俞~~俞命之和俞~~俞~~俞命一讨论，要
恢复工业合作社，自己组织大规模的合作社。

要女受教，训练干部，此建议二年了，到现在
没有着落。因为院校了，交合作总社和轻工业
部联合料理这件事，一搁一年多没有下文。以
在搞改革机构，将合作总社归到轻工业部，轻
工业部刘毅部长建议放在我们社会科学院。社
会科学院当然不会同意。我们不干这个，刘部
长要轻工业部和合作总社联合商量怎么办？

在北京参加合作运动的有经验的干部起码
有廿多人，上海有50多人。上海政法委员会加工
科科长陈信文，上月26日刚去世，他在船厂办
工业合作运动是很好的。另外北京董宝斋的董
希天，也是参加工业合作运动的。

1946年我在纽约写了一个十册子《中国的
复兴运动》，那时我和熊叔烈捐了很多钱，其
他各地也有不少捐款。我与路曼曼^{朱廷芳}交来的交谊都
是工业合作运动的關係，另外还有个人问题在
内，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935年4月我从日本神户乘船回上海，同
船的有太公政的经理编辑吴捷文^{朱廷芳}。到上海后我
们二人到新雅旅馆登记，然后去法租界某处商
问上海情况。我一进法租界某处即被行一关，
“你干什么来的？”“我刚从日本来”。她不
肯放出去，从早晨起将我关了一天，晚上他把我
带到法租界某处。我第一次见到吴捷文，从此
便与吴捷文、叶伯奇二人住在一起，差不多两星

信何处

期。史沫特莱明白如果把她藏起来，就有被
国民党逮捕的危险。她什么住了？是胡文虎呢？
因为被放在花车里吗？，派王云生到车中接
她，上车后，她住进^{住进}德国工程师汉伯克家里，被
送到较果不汉伯克家。史沫特莱与车西走，
搭了赵某的船，小船停靠在楚塘码头，水关下面，
是很大的船。我们去拜访人怎么去的，船是史
陪我上船，汉伯克夫人陪我们去上船，我们作
为送外的人上船的，到了码头我颠倒过来，船
长把我们关进厕所，船本来很大，厕所更小，
而且只能躺了坐，船开到吴淞口外，再开进放
我们出来。路旁，史沫特莱和我散步，却躲避史
上西赵某，从那时候起开始我们的友谊。
解放以后，由于世界和平运动的关系，我
们常联系。他是世界和平大会的理事，我常到
国外参加这类活动，所以经常接触。对外文如
林令~~令~~照顾他，住台是一号，与史娜·路易
斯特朗住在一起。史娜逝世后，他住进^{住进}搬到
楼下。是胡文虎还去探望他。他对中国情况很
熟悉，他报告的车中的人都不大注意。史沫
是我的一位朋友。

我是第一、第二、第三屆人大的代表。第三
屆人大主要講以糧為綱，^再是其餘。我寫了一個
書面意見，不要當，要看情況，應當補充畜牧。
我疾而為什麼不印我的意見，主席團說來不及
寫，口頭上講了。^{簡報}宋慶齡也有類似意見。

四人幫時期到處搞以糧為綱，延安去取本
來不錯，但人都去耕種，养鸡养猪等作些小，把
森林砍光了，所以四人幫時期延安~~弄~~不成樣子。
延安地厚丰，一元錢能買十多个鸡蛋，付业倒
下去，一元錢只能買几个鸡蛋。一句簡單的
話“以糧為綱”沒有解釋清楚，違反科學事實，
高大鵬，倒楣了。當時我就提出意見，人大沒
有當面辯論的風氣，簡直是笑話。現在是寫了
報告^{討論}，意見聽下來，寫成簡報。民主風氣
不行，有民主萌芽，沒有民主精神。照彼冬所
居，代表人數太多，人大4000人，政协2100人，
超过80岁的人有40余人，规定80岁以上
的人不能参加政协，我反正86岁了。进步很慢
但比五十年代好多了。

赫山工读男校。

这是耶稣任教士 Dwight Moody 办的，

他捐了很多钱办了一个男校，一个女校。开古
时他早已死了。性质是^{3分}补习学校。就是没超过
一般大学生年龄而尚未进大学的^{1分}男学生的^{1分}补习
学校。毕业后可以找工作做，因为没有受过训
练，没有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是我不到工作的。
工读男校可以^{1分}免费学费和膳宿等费用，所以没
有钱的学生便进工读男校或女校学习。学校的
一切工作尽量由学生自己完成。

1915年夏我赴美留学。在长沙初到时，一
位美国牧师介绍我进赫山工读学校。预备一
年后再去考大学，所照他的意见办。1915年夏
到旧金山西南，不惜化^{1分}钱乘铁路到车北赫山男
校。因为我口袋里只给了^{1分}二千之大洋，到上海买
船票赴美化了^{1分}不少钱，到美国后只剩下^{1分}一千多
美金，加上其他费用只剩下^{1分}五六百元，预备第
二年再到^{1分}玛拿大学。

在这个学校^{1分}做^{1分}工读，不用化^{1分}钱，有许多工
作可做。因为学校有洗衣作、食堂、厨房、菜
园、养鸡场、养猪场、木工房等工作场所。你
便^{1分}坏了可以修，还能^{1分}做^{1分}简单的^{1分}类似^{1分}去^{1分}搬^{1分}等^{1分}活^{1分}。
年纪稍大的没有进大学的，也有行业的也可以
去^{1分}读^{1分}书，^{1分}功课是^{1分}选^{1分}读，^{1分}剩下的^{1分}时间^{1分}可以^{1分}做工，
照样拿工资，自己可以^{1分}照^{1分}样^{1分}做^{1分}自己，这个学校叫

牧师的信

工读学校。

我在这个学校继续四门功课：生物、美国历史、英文阅读和英文写作。教生物的是戴眼镜的爱尔兰人，教英文的是位男教师。历史教是最如，但是位单身汉，经常邀我到他家去。我除去上学外，剩下的时间就做工。最初我在菜园种菜，后来到这农场喂衣服，到厨房做给人家吃饭。从饭堂到厨房是给我工作的最好机会，因为吃饭的人要的菜品种和价格都不一样，来不及记下来，全靠脑子里记，一般菜都大同小异。最困难的是厨房到饭堂的门是活动的，风一吹就动，那门没有玻璃，所以看不到外面来的人，弄不好饭菜就倒在地上。二个月的食堂工作训练育人的这件事要记住。

本匠（阿明及里人）情比纸。

教历史的教员常在饭后带我去他家去。教历史是历史方面的事，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英语讲话进步较快，英文是读写作法。第二年我去迈阿密大学，此题因我忘了，还了一半，又有几页多，老师便说行了，行了。我这样我便考取了。

美国科罗拉多工读学校的阿明知道我是这个学生，便给我奖学金。在美国大学给奖学金。大学毕业后，哈佛大学给的一笔钱。1920年秋到1921年秋在哈佛大学给了我一千美金是给我用了，膳宿费以及杂用都在里面了。

历史教员的话

历史教员的话
Mead
(Gardner)

现在值了44百美元，他们都不够用。
可见美国物价涨得可怕。在芝加哥大学一年写
了一篇论文，获得硕士学位。1921—22年在吟
佛读了一年，便到李北波士顿去了。

1921年在芝加哥亲眼看到列宁逝世，那
时我乘火车去有个朋友，看到总统死了一个晚
上，一个人走上火车，后面又有二个便衣，多
么简单。现在美国总统了不起，不知有多少人
保卫他，今年还是在华盛顿总统到一个海上游
暑，化了400万美金。文武保卫人员不计其数，使用
直升飞机，防车玻璃窗是防弹的，这个1921年
怎么相比啊，只差六十年美国民走到那里去了。

④

丹麥教授威斯特加德

我到美國去是為了跟教授學植物，

到赫爾山工讀學校我進了生物學。到柏靈拿大

學我教學植物學。學了一年夏天快到期，植物

老師對我說：“陳啊！我看你對植物進化成績還

好，分類則不好，因為你不會用顯微鏡，植物

分類錯了，那怎麼行啊！你回中國首先要會中

國植物分類。我看你改行吧”。第二年我改

學地質學，到第二年快結束時，老師又對我

說：“陳，你對宇宙進化歷史覺得還不錯，對

地質方面許多問題也不錯，但一到野外考察，

你寫的報告全錯了，看來你只會讀書，不會觀

察，你怎麼搞的”。我知道自己眼錢不行，只

好改行。正當我著急時，恰好這時歷史老師拜

訪我。

威斯特加德，是丹麥移民，來到美國娶了

校長的女兒。他寫的論文是美國西印度群島的

一個島是怎樣賣給美國的历史，獲得博士學位。

我二年級時，他認識我，不知為什麼他很喜歡

我，對中國事大興趣，常詢問中國情況。我曾

許他學植物，地質都失敗。他對我說：“到

我這兒來，你是搞历史的人才”。所以三四年

級我主要學历史，其次是英文，還學了心理學。

埃曼脱 (Arment) 教授，是教会学校的儿子，父母都曾在中国任教，因此埃曼脱教授对中国人特别亲切，对我非常关怀。在大学二年级我参加英文作文班，这个班的學生不到廿人，足有十几个人。埃曼脱教授在这个班上每周星期三只教二十时课，规定每二时内要交一篇作文，题目自己选择，或者由老师指定。在交过的作文上埃曼脱教授有详细的批语，对作文的结构，主旨，是教都有批语，指出某某作文为什么写得不好，某某作文为什么写得不好。他常给人家提问，大家可以讨论。一年后英文进步很快。那个时候，有一位名叫马奇里，原来是爱植物学的，她的英文很好，她就要半年与她结婚。因此半年夏天到马奇里大学请她去讲课，并算到她家住三天。

在英文写作班上，有几个人成绩比较优秀，我自己能选为大学内学生会会员，每隔二周要写一篇会议记录模自己的一篇写作。在大学四年级我继续选为学生会主席每周刊《学生生活》的编辑。我们一共有三名编辑，每十天出一版。在这期间我继续编辑的报纸，所以后来同间不能办《中国问题》。这证明大学期间所结，先生的教诲与本人进步有很大关系，否则疾病痛苦障碍没有希望。

離瑪拿大學几十里的——是富人聚
集的地方，那裏有旅館和飯館。有二個暑假我
去那兒飯館托盤子，去賣飯，服務人家。雖然
沒有工資，但有小帳（~~本~~）。那些闊人有的是
一、二個人去飯館吃飯，有的是夫婦倆人帶上
一個或二個孩子，只要你服務得好，應酬得好
就給很多小費。有的夫婦二人帶一個孩子去吃
中飯，邊吃邊聊，照例得款，~~和行~~給之美金
小費，一個暑假我可以賺到几百元。但我覺得
我不是為錢干的，錢夠花就行了。~~這一年~~暑假
是在大學學生館度，學了五、六個星期，在瑪
拿大學圖書館工作，每小時0.15元，現在是
二元。我學了採購、圖書分類、管理。圖書館
對圖書館生分類比較隨意，~~覺得~~圖書資料的重
要性，學年歷史與圖書資料是分不開的。

現在再回到丹麥教授要我學歷史這個問題
上。威斯特加德教授為我安排植物，他從前失
敗了，這是不對。他對我說：“你為什麼不搞
歷史呢，你的腰子好，對歷史又有興趣。為什麼
不學歷史去興願，這才是符合你的身體健康生
活。我中間歷史，引導你學好歷史學。”

威斯特加德知道我是窮學生，他給我安排
助學，他更安排助學看考試卷，每小時或每位
分。一個題目一個卷，很簡單，二、三句語。

回答完了。此事不但同学知道，否则要反对的。早晨吃过早饭去教授家，一

星期去两次，每次都带着卷时间算为，一是期付给钱。有

一次我坐在威斯特加德旁边看卷子，他旁边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学生，竟称呼我 my dear，他把陈翰笙当自己爱人了。耶鲁拿大学不到一千人，规模是不大，但却有这样的好教授，提拔、鼓励学生，所以教育的好坏与老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到学年结束时威斯特加德对我说：“你本是对苏联1917年革命有兴趣吗，你要了解俄国历史和苏联革命，就需要用俄文，我推荐你到芝加哥大学去读硕士学位。我读了一年，写了论文。芝加哥大学比较进步，因为第一任校长是苏俄时代美国驻列宁格勒的大使。苏联革命后，他提倡学俄文，1920年时，美国大学学俄文的很少，不到六、八个。我一共学了二年俄文，芝加哥和哈佛大学各一年，这对我帮助很大，后来我两次赴苏联用俄文没有什么问题。我早年来美国苏联看为什么革命，我本知道那一年才能去，所以先学俄文。另外去柏林大学东欧研究所也用得着俄文。可见什么事情都要视之以前，意思是什么东西都要预先堆砌起来，要作准备，没有准备不行。威斯特加德教授介绍我到芝加哥大学碰到了好的老师，哈佛总统的儿子教俄文；埃及历史学家

教美国史法史的资格是教授。美国史法权威不是美国人，而是非裔人。我学了一年美国史，所以后来在北大才能担任这门课。为什么教美国史呢？蔡元培先生在柏林时，托人对我讲，要我在北大教外国历史，因为无人讲授这门课。1924年4月，我回到北京。当时历史系主任是留日本的朱西园，据说朱是北大史学系，不愿教欧美回来的教外国历史，他要让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教外国历史，所以我来到历史系他很不高兴，便假造了一封信，有士、八名史学系签名，说陈翰笙讲得不得力，口讲不清，耳朵听不进去，学生不耐烦。好多教授首先是英国回来的所谓史学系和德国回来的胡适不赞同，陈翰笙知道是假的。他们怎样对付呢？一是要陈翰笙和我讲南草草时大学要我做教务长，并给了，替我一定公道的。谁知陈翰笙不愿做教务长，只愿当教授。陈适和这一着棋没有弄好。周经生同情我，他今晚还商量到法学院来教书好了。当时北平是一院，我个那里担任欧美史法史学二门课。北河的是法学院(第二院)，王士生和周经生在那里我便去教美国史法史，这样我仍然在北大教书，因为北大只要教一门课就行了。这些事蔡先生不知道，因为北大分两派，欧美留学派以胡适为代表，日本、法国留学回来的为一派，

以李万才为代表。党派斗争也很激烈，共产党
以李大钊为代表，国民党以李万才为代表。李
万才告密，将李大钊同志被李万才杀害了。